



李 乔

掙断鎖鏈的奴隶

44.918
272
1

掙斷鎖鏈的奴隸

李 喬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六三年・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彝族作家李乔，根据他多年在云南兄弟民族地区生活和工作的深刻感受，创作了不少动人的短篇小说。这里收集的八篇，就是从中精选出来的。这些作品朴素而明朗，交织着彝族、傣族、佤族人民的痛苦和欢乐、悲叹和歌声、疑虑和信心。它们通过一个个人物的命运，真实地反映了世代代人驱使的奴隶，怎样在党的领导下挣断锁链，飞往自由的天地，奔向幸福的生活。

本书初刊于一九五八年，现经作者较大修订，并删去“会见”，新增“竞赛的第一天”，重排出版。

封面画：柳成蔭

插图：王仲清

挣断锁链的奴隶

书号789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字数 87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5 插页 7

1958年1月北京第1版

1963年6月北京第2版

1963年6月北京第3次印刷

定价(3) 0.59元

北京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发行

目 次

竞赛的第一天.....	1
挣断锁链的奴隶.....	19
接米烏烏和他的老伴.....	47
一个奴隶的命运.....	63
多松和佳佳.....	79
第一次医治.....	96
牛.....	127
拉猛回来了.....	144
后记.....	156

竞赛的第一天

房里挤满了人，火塘里的那几根柴给雨淋湿了，不断的冒起一缕缕呛人的青烟，又加上人们喷出来的那浓烈的烟草气息，房里越发气闷了。人们眯住眼睛，泪水还是不住的流出来，有的人喘得不住咳嗽，但仍然望着站在火塘边的那个高大汉子，他头上裹着一个大包头，披着一件黑披毡，把他背后的人都遮住了。

“我们的水沟已挖好，水也流下来了。今年县委号召开辟水田，每人要开五分或六分，我们这里有的是地，大家划量划量吧，我们每个人能开多少？”

这说话的汉子是民主改革中才解放出来的一个奴隶，现在已当了乡长，很有本领。他所说的水田，在小凉山上从来没有见过，这里平均海拔二千公尺以上，气候较冷，从来只种燕麦、荞子、马铃薯。听说要开水田种稻子，大家感到很新奇，便交头接耳的纷纷议论开了。

“我们凉山上从来没有种过稻子，要是长不出来，不是白费功夫了？”一个老头子含着一根草烟管嚷了起来。

“木梭^①，共产党告诉我们的话不会错，他们领导我

們改革，我們就把奴隶主推翻，得到自由了；他們領導我們發展生產，去年我們的生產就得到大發展了；今年他們領導我們開水田，一定也不會錯，你儘管放心干吧。你活到這個年紀了，從來沒有吃過白米飯，今年你好好的吃它一頓白米飯！”一個穿著一套黑布對襟衣的中年漢子，對那個老头子說。我知道他就是大石崖合作社的社主任，名字叫做賈撒熱多。他的話把房裡的人都引得笑起來了。

“稻子是漢人地方來的，我們種稻子，漢人地方的鬼會不會跟着來到我們涼山上呢？”那個老头子不服氣的又咕噥了一句。

“鬼在哪裡？你見過沒有？”賈撒熱多笑着問那老头子。

“我沒有見過。鬼是有的，畢摩^②就會祭鬼……”

不等他說完，沙馬鄉長笑了起來，說道：

“那是假的，從前我也相信，到改革時，一個幹部同我說：鬼是奴隶主造出來吓奴隶的，他要奴隶永遠不敢反抗他，任他壓迫剝削。哪裡真正有鬼？”

那個老头子低下了頭，沒有再吭氣。大家便熱烈的討論起開田的事情來。

“鄉長，我們不會計算，不曉得幾分幾厘。我們合作社一個人就開半架水田，還保證把秧栽滿。”賈撒熱多兀的

① 木梭，即老人家。

② 畢摩，即巫師。

站了起来向沙馬乡长报告，他那語气里充滿了自信。

沙馬乡长看他不懂得几分几厘，知道众人也不懂，便解释道：

“一架牛的地就是一亩左右了，半架牛的地就合五、六分，你們合作社已经达到县委的要求了！”

“乡长，既是这样，我們合作社一个人开一架！”长坪子合作社的社主任也站起来报告，声音很响亮，不用說，那是要压倒大石崖合作社了。

“我們农場一个人也开一架！”紅光农場的张場长也跟着叫了起来。他是一个民族工作队队员，現在派到农場当場长，事事带头，当然，对开水田他不能落后。

賈撒热多看大家报告的数字都比他的高，他不服气的又站起来說道：

“他們都开一架，那我們开一架半！”

长坪子合作社主任同紅光农場的場长，又跟着站起来表示：每人也要开一架半。

我想不到人們的劲头竟这样大。他們沒有开水田的经验，这里又沒有水牛，但他們却蔑視一切困难，要开这么多水田，完全出了我的意料之外。这时人群中还有人在继续发言：

“我們还保证一架牛的田放五十背肥料！”

“我們放八十背！”

“我們放一百背！”

沙馬乡长眯着眼，看大家爭执不休，便說道：

“你們一个不服一个，明天就来它一个紅旗竞赛吧！我們比开田多，比肥料多，比栽秧快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！好！”人們一齐叫了起来，声音就象打雷似的，只有少数人沒有出声。

“大家既然願意，每个合作社和农場就派一个干部参加評比，大家贊成不贊成？”沙馬乡长的目光扫視着房里的每一个人。

“贊成，贊成！”人們又一齐叫了起来。

于是，乡长便把乡上的三个有文化的干部分配到三个竞赛的单位里。我分配到大石崖合作社。我下放不久，对这个合作社情况不大了解，在乡长宣布散会后，我赶忙去找大石崖合作社的社主任賈撒热多接头，以便明天好工作。不料，他同我握了一握手，便慌慌忙忙的說道：

“老李，今晚不談了，明天說吧！”

我看他要走了，忙問道：

“你要到哪里去？夜深了，沒有地方睡，就同我去睡。”

“不，我要到大石崖去发动合作社的人，明天才好工作。”

从乡上到大石崖还有十多里路，这在白天算不得什么，現在已经夜深了，又沒月亮，而且都是崎嶇不平的山路，因此，我又劝他道：

“晚上不好走，明早去吧！”

“明早来不及了，还是今晚去。我有枪，什么也不怕！”
他說完，背起枪就要走。

我忙把手里的电筒递給他：

“賈撒热多，你拿去！”

“不用，打着电筒坏人看得見，还是不要电筒好走路。”他一边說，一边向黑漆漆的山路上走去了。

我望着他那黑影，觉得这个人又胆大又机警，什么困难也不能阻挡他；大概江水見了他也会让开。在他走后，我向乡长問到他的情况，乡长告訴我：前年改革时，他的主子补余家反对改革，暗中同土匪勾結，准备鬧事。补余阿节为收买奴隶，例外的杀了一只羊給他家的奴隶們煮吃，然后对他們說道：

“我們是一家人，我以前打你們是為你們好，你們不要記在心上！現在改革，汉人要哄你們去替他們当娃子，你們不要听他們的話，好好的跟着我，以后把工作队打走了，我帮助你們安家。”

賈撒热多知道补余阿节哄他，一句話也不說。补余阿节以为那些奴隶都听他的話，就发給他們武器。当他同土匪公开鬧事反对改革时，一天，賈撒热多趁主子不防备，便背着枪跑到工作队住的地方，把枪交給了工作队。

“却波^①，我投降你們了！……”

① 却波，是同志或朋友的意思。

“你又不是土匪，怎么会說投降我們？你是一个被压迫的劳动人民，奴隶主不願意你們得到解放，所以反对改革，你快些背起枪来同他們干！”一个工作队同志对他說。

从此，賈撒热多果真就背起枪来同奴隶主斗争了。他領着彝族民兵队去搜山，有一次，还把补余阿节藏在老林中的粮食、子弹也搬了回来，补余阿节很恨他。一天，民兵队派他到乡上去送信，土匪藏在树林里，見他一个人走来，便向他打了一排枪。他听到枪声，立刻扑倒在地上。那些土匪以为他被打死了，从树林里走出来想拉他的枪，不防他扔出一个手榴弹把土匪炸死了两三个。

“他不单打土匪积极，搞生产也很积极，有时，忙得連飯也顾不上吃。他有一股牛性子，不做完工作，他是不罢手的。靠他这股干劲，大石崖合作社搞得很不錯，只是他不识字，不会記賬，老李，你要多帮助帮助他。”沙馬乡长最后对我这样說。

当然，我答应了乡长的要求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便到那块准备开水田的狭谷里等賈撒热多。我想，这时天刚亮，他从大石崖起身一定不会到，誰知到了那狭谷里，他已同一群人卷着褲脚在干活了。

“賈撒热多，你怎么这样早？”

“早？昨晚我回去动員我們合作社的人，連夜煮飯吃，天还没亮，就点着火把来到这里，可是人家长坪子和紅光农場的人，已在这里干着活了，我們来迟了！”賈撒热多說

完，嘟着嘴，那样子似乎有些不高兴。

我明白他的心情。迎着那刺骨的冷风，我把头转过去看了一眼狭谷的那边，在朦朧的朝雾里，确实有许多人影在活动，可以听到他們的談笑声、赶牛的吆喝声。我来迟了，心里感到有些慚愧。我卷了卷褲脚，抄起一把鋤头，便走过去同他們筑田埂。

“你們来了多少人？”

“年轻力壮的人都来了，还有一些妇女在后面挖肥料，一会也就来了。”賈撒热多有力的揮着鋤头，动作很迅速，任何人也赶不上他。一小会，他面前的一段田埂便筑起来了。

“来了几头牛？”

“十多头。不知道黄牛会不会犁水田？”

黄牛沒有下过水，当然，不会犁水田。凉山上因为只有山地，从来也只养黄牛，不养水牛，現在开水田，需要水牛犁，怎么办呢？我看賈撒热多有些焦虑，便安慰他道：

“試一試吧！”

“等田埂打好，我就来犁，你替我放水去。”賈撒热多向我吩咐說。他头上滚下了一滴豆大的汗珠。

按照他的吩咐，我掬起板鋤，穿过一块頂着无数露珠的草地，走到一条新开的水沟边上去。这条水沟是三四天前才开出来的，我們为它淌过不少汗，現在来水了，你想，我的心里是多么喜欢呵！可是，我睜眼一看，沟里一

点水也沒有，水哪里去了呢？我疑心沟埂垮了，便沿着沟埂走过去察看。走到紅光农場田头，只見沟里装着半沟清澈的溪水，被泥土挡住了，水由沟边的一个缺口直淌到紅光农場的田里去，嘩嘩的响着，好似在唱着一支快乐的歌曲。紅光农場不知从哪里弄来几头水牛，张場长同几个农民在田里犁着耙着。看他們干得热火朝天，我把检查水沟的事也忘記了，只是呆呆的望着他們犁耙，一会，才笑着說道：

“老张，你們真是神通广大呵，怎么一夜就把水牛变出来了？”

老张扶着犁把，忙得气也喘不过来似的，說道：

“啥子神通广大？昨夜我們派人跑了三四十里路，到坝子里同汉人借来的。他們也正在栽秧，听得我們要开水田，便把水牛借給了我們几头，还答应派人来帮助我們栽秧，你看，人家有多好呵！”

我笑着答道：

“人家倒是好，你們可不好！你們为什么把水堵住了？我們大石崖的人沒有水，不能犁田呵！”

老张听了我的話，害羞的紅着脸，說道：

“这也不能完全怪我們，长坪子的人在上面堵住水，我跟他們好說歹說，才分得这点水。那时，你們的田埂沒整好，用不着水，所以我們就把水堵住了。現在你們既然需要水，你就挖开把水放下去吧！”

我看紅光农場正需要水，而且水沟里的水并不多，就沒有听他的話挖开水沟。我只顶着鋤头沿水沟走上去，想看看长坪子人为什么把水堵住，不让水淌下去。我走了不远，果然看見水沟里的水給长坪子的人堵住了，水流滿了上一台田，又从上台田里往下台田里淌去。

“你們干得不錯嘛！”我对长坪子合作社的社主任說。他捏着一把鋤头同一群人正在把田里高处的土往下挖。

长坪子合作社的社主任，抬起头来看見我，說道：

“老李，这是竞赛，不干怎么行？”

我趁机說道：

“可是，你們不能把水完全堵住，下面的田不能犁耙了。”

“上滿下流，上面的田沒有滿，下面的田怎么能栽？”一个卷着百褶裙的妇女插嘴說。

我觉得这妇女未免太自私，就說道：

“象这样，今天的紅旗是你們的了，还有什么賽的？不过，不得紅旗是小事，开不出水田来，誤了生产是大事。你們要吃飯，人家也要吃飯嘛。”

长坪子合作社的社主任听了我的話，想了一想，說道：

“我們錯了，老李，你把水沟挖开吧！”

一語未完，几个妇女叫嚷起来：

“不能挖！不能挖！”

“老李，你尽管挖！”社主任坚决的向我叮囑，又对那

几个妇女說道：“你們要吃飯，人家可要吃飯，你們想想？”

那几个妇女回答不出来，我便照他的話把水沟挖开，嘩的一声，水便急速的向下面淌下去，我連赶也赶不上。我回到大石崖合作社开水田的地方，水已流到田里来了。賈撒热多看見，忙到草地上把正在啃草的一头黃牛拉过来，系上了犁，让它在田里走。这畜生不知怎么，不敢行走，你打它，它就一跳，溅得你一身泥巴。賈撒热多着急了，罵道：

“这是大跃进，人人都干活，你还想偷懶？不行！”

他一手扶住犁把，一手用鞭子抽那头牛。那头牛鼓着眼睛珠，拖住犁头，只是乱蹦乱跳，田里溅起一片泥水。賈撒热多的衣裳完全被泥水染污了，他不顾惜的提着犁把跟着那头牛轉，一面气呼呼的說道：

“你不会犁水田，今天我非把你教会不可！我們要吃白米飯，你不能不学会犁水田！”

賈撒热多对那头牛讲得那么认真，仿佛那头牛会听他的話。奇怪，那头牛果真不乱蹦乱跳了，它搖着尾巴，站在田里昂着头，不知在想什么。

“賈撒热多，我替你拉着它走，怎么样？”

“好。”

我走去替他拉着牛，在田里走着，那头牛馴服的犁得很好。賈撒热多高兴了，对那头牛又說道：

“你犁得好，今天我請你上館子，随你去吃！”

我听到这里不觉笑起来了：

“賈撒热多，牛館子在哪里呀？”

賈撒热多用鞭子指了一指山上，說道：

“那些草地可不是？你說，那些綠草，牛还不喜欢？”

我明白他的意思了，賈撒热多真有趣。但我看到别的几头黄牛也在田里乱蹦乱跳，濺得犁田的人一身泥巴，我忍不住說道：

“象这样犁，怎么竞赛得贏人家，賈撒热多？”

賈撒热多望了一望那几头不馴服的黄牛，叹了一口气，无可奈何的說道：

“老李，怎么办呢？”

“我看紅光农場用水牛犁，犁得很快……”

“他們的水牛哪里来的？”賈撒热多有些惊詫。

“向坝子里的汉人借来的。”

“汉人会借給他們嗎？”他有些不相信呢。

“不单借，还說要派人来帮助他們栽秧呢。”我拉着牛一面走，一面說。

賈撒热多不知想起了什么，蹙了一蹙眉头，又舒展开来，扶着犁把說道：

“这真是跟以前不一样了！”

“从前怎么？”那头牛在我背后走着，忽然，一脚踏起一片泥水落在我的身上，我忙不及揩，只是拉着牛走。

“解放以前，我們涼山的奴隶主常到坝子里去搶汉人

的小孩来当娃子，因此，汉人一見我們就打，我們見到汉人也打，双方不来往。現在有了共产党毛主席，我們双方和好了，汉人也把他們的水牛借給我們了，你說，这不是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嗎？”

“是同以前不一样了，这是因为有共产党毛主席領導，各民族成了一家人了。”

“晓得他們肯借，昨晚我們也派人去借几头来，那該多么好，可是，現在来不及了！”

“我去同老张借两头来帮助犁一犁，你看可要得？”

賈撒热多一面犁，一面答道：

“今天是竞赛，老张肯借嗎？”

老张是个干部，我知道他觉悟很高，便說道：

“可以試一試。他借，就赶着来；不借，就罢了。”

“好，那么，老李，你去試一試吧。”

我放开了牛，走到紅光农場的水田边上，同老张一說，老张果然答应借給我們两头牛，而且答应一会把所有的水牛赶过来帮助我们犁。賈撒热多听了异常高兴，那些男女社員也很兴奋，立刻，一个孩子去抱了几把綠草来放在那两头牛面前。

“不錯，这是汉族老大哥的牲口，它們来帮助我們犁田，我們要好好招待它們。”賈撒热多向那孩子贊許的說。

虽然增加了两头水牛，但多数黃牛不会犁田，我們的工作进展不大，挨到正午，还只犁了四五垭田。賈撒热多

很着急，对我說道：

“老李，今天我們出工又迟，黄牛又不会犁，一定竞赛失败了！”

“没有关系，尽力干吧，能开多少算多少。”

在賈撒热多的带动下，个个社員真象生龙活虎一般，有的送肥料，有的耙田，大家忙得大汗淋漓，人人却喜笑颜开，一边工作，一边不断的說笑，田野里飄蕩着熱鬧的劳动声。这是奴隶当了土地的主人才可能有的新气象，要是从前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呵？

我們正在犁田，紅光农場的張場长領着几个小伙子，赶着几头水牛来了，田里立刻爆发出一陣欢迎的掌声，望着那几头气鼓鼓的大水牛，每个人都笑得合不攏嘴。

“老李說，你們要来帮助我们犁田，我想你是在說玩笑，哪里想到这是当真，老张，我們先感謝你們！”賈撒热多扶住犁向老张說，态度很誠懇。

老张无所謂的說道：

“这算什么！人家汉族讲大协作，把他們正需要的水牛都借我們，我們的田已犁完了，为什么不能借給你們？赶快干吧，不要多說了！”

大石崖合作社的人見到紅光农場这样来帮助，大家很激动，干得更起劲。賈撒热多駕的那头牛現在已犁熟一点了，不再象起初那么乱蹿乱跳，他犁得很順利，一小会，便把一坵田犁完了。